古文崇正抄　全

830
105

6-4
3-4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送徐無黨序

歐陽永叔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禽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愈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脩之於身施之於政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政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焉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脩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辭無則

西竹文庫
大正 2-27 購求
6434

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群弟子皆推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而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今竊悲其人文章蕭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而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群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推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而因以自警焉

唐荊川云六一公身蹈此弊故言之親切如此

林次崖云此篇乃崇本抑末議論甚高以是送徐生可謂進人于道矣

戰國策目錄序

曾子固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譌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為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丘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

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
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
（心前後時君之所能行一句）
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
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
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善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
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字此豈好為
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
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
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
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
不勝其失也卒至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
（策士之禍如此）（先王之道可行如此）
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
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施用之
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
（以下明敘書之意）
而絕之則此書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
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
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
絕之莫善於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
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
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
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
十篇云

教魏曰著篇以孔孟明先王之道立論甚高戰國之游士一段說尤戰國游士心術與其策之利害通篇崇正道抑邪說此南豐學術之正

公

南齊書目錄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跡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窮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通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体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无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通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西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設數千歲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敝害天下之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法是非顛倒而採摭謬乱者亦豈必哉豈可不謂明不足以
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
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
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
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
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
達其情而見之於後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
其他耶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
之於斯文喜有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削澡績之變尤多而其
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支跡
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
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
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耶可不懼哉
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
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全

新序目録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録一篇隋唐之世猶為全書今可見
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
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
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
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
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喪亂而餘澤未熄之時有家
學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
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
學者蜂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暗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
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
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缺之餘世無復明先王之道以
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恍而獨之故先王之道為
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專
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
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
道德之美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
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
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必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
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辭禽
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
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
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敕監司首以議論報事未段貶而後褒文有隙闇又曰議論極正其文体謹
嚴實學司馬子長

說苑目錄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佚從
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
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
之歆以為誠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
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難固難矣孔
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独称顏氏
之子其殆庶幾乎及曰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曰亦称夫子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
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
書及建言无歆有為於世忘其枉己而為之者有矣何其

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
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
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此安於行止以
彼其志能擇其所学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
子称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称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
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
見之叙論今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也之然尚數困於讒而改
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仝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
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承兵公與
常山太守呉郷代其後賊之不能直窺潼関以公與呉郷撓
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書吏
所搆建輙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
起居又輙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歌有所壅蔽公
極論之又輙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建斥之猶
不滿意李希烈陷汴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喜後
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人不見兵祿
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独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
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閑士門同日

帰公者七十郡得兵二十餘萬辭狀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
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継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
継起天子輙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奮身一
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有悔
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
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
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
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
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奸顛跌撼頓
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
不能如此不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乱不同而士之去就亦

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於
古之任者矣乃歌聽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夫
不可以事君而多敎學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
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
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愷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掌爲此
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
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
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推其
祠爲親炙者之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
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
及豈可謂有志者也

古文崇正抄顏魯公不拙一死耳當祿山反天下震動公獨首挫其鋒以致四
方響應唐室復振功固鉅也矧其平生歷忤大姦屢斥不悔則所以處死
者豈矣豈徒感激于意氣而已乎此記筆力甚高義理尤深三篇集就
未有也

春秋傳序

程伊川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手奪息道寄之
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
上聖賢也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
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
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
之跡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謬戾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讃事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頃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子游夏不能賛一辭し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必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度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

此數句見與答顏子為邦之問意同

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志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樓迂齋曰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說得最好後來大史公聞之董生數語好自伊川之學行而後春秋之用顯

提綱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

鶴老家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君父之為兄父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有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以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教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譬有鴆肉有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為讀其鴆去其董則鴆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其今之時告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晉見其所以濕万物也日晉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晉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之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噫而不散物壓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

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震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以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父事君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結意甚正

易論

公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甚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長役幼蚕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貴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蚕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者之所耕而衣者之所蚕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恐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

使天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変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揲之蓍之冥冥童而習之自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考後世耶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翼翼漫而無理者也火莉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當正批易與禮皆聖人之道行之天下于世一也是篇幽明尊信云云皆穎子立論闡揚之妙至於易取卜筮本聖人神道設教開天下改過迁善之門而此以為機權似失之矣

樂毅論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

或者之論曰蜀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
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果可以小用
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伊偃王宋襄公皆行仁義矣然終以
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
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
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
也觀吳王困于姑蘇之上而求哀請軍於句踐句踐欲救之彼
范蠡者獨以為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頃籍之解而東高
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
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昔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
未知大道而竊掌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

（崇正抄如此可見力量）

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
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
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
兩城之殘冦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
侯乘之於內齊殺主之於外當此之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懾然
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盡歟
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燕王
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
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鬬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万
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
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壘其城而急攻之可滅

（伯道）（王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歟王則王不王則臺亦所無使爲
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崇正批此篇責毅不當行王道而敗似若過者然攻擊排難之文意見特
出讀之可發人才思

附黄金臺記

鍾芳

正德乙巳春予過易州客指視黄金臺僧往視之土阜
漫漶不可辨疑焉按史記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新
序通鑑皆言築宮無築臺字後漢孔文舉謂築臺以
延隗梁任昉謂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臺亦爲
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黄金字李善引上谷郡圖經曰
黄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臺上以延天下士

水經注云固安縣有黄金臺遺址沿之或訛而地亦擾經
圖得名耳因讀客曰嗚呼自黄建功啓土君子茲者不知幾更
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擢以
好賢名托不朽至今改故址者尚挽流風焉韓子謂事有越者
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伐于齊舊矣一得樂毅寄
國政遂能結趙又約四國河北之地捍臂而策之齊上不數月
下齊七十餘城泯泯之死僅以身免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
元英故羅女平磨臺蒯聵之植于文筐專賢而効乃如此
使天下不悔過主不中天則齊之爲齊未可知也而毅也卒傷
讒以逃以墮垂成之功此君臣之際所以爲難而士所以恒苦
於不遇也今予與子登臺嘯歌臺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飛

流山河之環帶而礼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慨激烈之懷又不待讀報撫之書而後立也夫天下不患無特立之士而患无知己之君自古謟疑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独敵哉

凌虛臺記

蘇東坡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雄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執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遥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靄靄如人之旅行於墻外而見其髻也固是必有異使工斂其費則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檐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曼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兎之所窟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及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豈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宮宋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也北作而其小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侈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独有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

叙事奇

五論復奇

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崇正批抄記凡三段前一段敘淩虛臺之所由築中一段即淩虛之境而因感嘆物之廢興成毀皆不可知末一段推之人事而含蓄不露

李性學曰喜雨亭記結云天空寶氣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為有淩虛臺記結云蓋世有定時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為無

唐荊川曰天運人事盛衰興廢理數自然淩虛臺記因盛而逆料其衰園記因興而追憶其廢俯仰之間同感慨而文字變化各極其趣

同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為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盡之矣彼游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生焉可不大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揖之安而脂車焉之勞去聚墟之美而藜藿滿野獄訟充斥而齊魯之間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焉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

丘高谷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
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
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稷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
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雄水慨然太息思進隲之功而果
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
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滌脫粟而
食之曰樂哉游乎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
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姜鳳阿曰此記有郎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脫出塵寰之外之意
故名之曰超然此東坡之所以為東坡也

東方城曰東坡胸中本無軒冕故其風神筆墨皆自諧適

唐荊川曰南望馬耳常山句凡六十字餘敘山川景象甚長夏涼而冬溫雨雪
之朝風月之夕凡十三字敘四時景象甚短蓋東坡才氣豪邁故擇繁律緩
無不如意

王鳳洲曰歷敘山川景境章法甚佳此等格調全文大史公八書体隱然有承
古態公之意情趣亦然

按凌虛臺記曰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奉穆之祈年
章宮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宮之
九成也此數語與此篇中所言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
望馬耳常山數句章法較同而懷古之意又無異也胡元瑞
東坡作膠西超然臺記其實今云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

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故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
没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
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威公之
遺烈猶有存者北俯雒水慨然大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世諸孟效習鑿齒之書其後汪彥章作高日月觀記又從而
效之造語皆可喜也鑿齒與弟秘書云昔以去五月三日來
達襄陽觸目悲感愛先懽情痛惻之交故非言之所能具也
每定省家舅從小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鹿感鴛
鴦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
目檀溪念崔徐之友回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
日嘯悵極多撫柴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遣謂孫
堅之所隕鼎峙杜之故居驚至之舊宅遺支猶存星列滿目
瑤瑛常流碌碌元士焉足以感其心哉彥章曰觀記之事
子西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鴨頭老子皮之所從遁也其西曰
瓜步魏佛貍之所嘗至也若其小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墅
而居也江中之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一時英雄
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擒歎吾之以忠義之氣雖
然乎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也

蘇穎濱

蜀論

匹夫匹婦天下之所易也武夫任俠天下之所畏也天下之人
知夫至剛之不可屈而不知夫至柔之不可拔也是以天下之
亂常至於漸深而莫之能止蓋其所畏者愈驕而不可制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其所易者不得志而思以為亂也秦晉之富蜀漢之怯
者重扼禁而勇者輕為敵天下之所知也當戰國之時秦晉
之兵彎弓而帶劒馳騁上下出嗟吒咤蜀漢之士所不能當
也然而天下既安秦晉之間豪民殺人以報仇讎椎埋發冢
以快其意而終不敢為大變也蜀人畏吏奉法府有聽命而
其庶夫小人意有所不適輒起而為亂其故何也觀其平居
無變盜入其室懼傷而不敢校非有好亂雄制之氣也然其
弊常至於大亂而不可救則亦優柔不決之俗有以啓之耳
今夫秦晉之民倜儻而無所顧負力而傲其吏吏有不善
而不能以有交也吽師紛吸奔走告訴以手毫釐曲直之條
而其甚者至有懷刃以賊其長吏以極其忿怒之節婦是而
已矣故夫秦晉之俗有一朝不測之怒而終無身戚戚不報之
怨也若夫蜀人厚之不能競抱之而不能報循循而無言忍詬
而不聚發也至於其心有所不可復忍然後聚而為羣盜散而
為大亂以發其憤憾不洩之氣故雖秦晉之富而其為亂
也志近而禍淺蜀人之怯而其為變也怨深而禍大此其勢之
勢必至於此而無足怪也是以天下之民惟無怨於其心怨而得
償以快其怒則其為毒也猶可以安解惟其鬱鬱而無所洩則其
為志也遠而其毒深故必有大亂以發其怒而後息古者君子
之治天下彊者有所不憚而弱者有所不侮蓋為是也書曰無
虐煢獨而畏高明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此言天下之匹夫匹
婦其力不足以與敵而其智不足以與辯勝之不足以為武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徒使之怨以為亂故也嗟夫安得斯人者而與之論天下哉

嘗正批天下之至可畏者民心古之聖王常懷亟夫勝予之懼而不侮不虐故何哉蘇子論蜀而其意遠矣

隋論　　同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而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敖而留之也使天下自附不得已而為之長若不役天下之利而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君而不在民是之謂人重而物輕且夫吾之於人已求而得之則不若使之求我而後從之已守而固之則不若使之不忍去我而後與之故夫智者或可與取天下矣而不可與守天下守天下則必有大度者也何者非有大度之人則常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而天下始去之矣昔者三代之君享國長遠後世莫能及然而亡國之暴未有如秦隋之速二世而亡者也夫秦隋之亡其弊果安在哉自周失其政諸侯用事而秦獨得山西之地不過千里韓魏壓其衝楚翼其肩趙伺其北而齊捍其東秦人披甲持兵七世而不得解寸攘尺取至始皇然後合而為一秦見其取天下若此其難也而以為不急持之則後世且復割裂以為敵國是以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以絕天下之望其所以備慮而固守之者甚密如此然而海內愁苦無聊莫有不忍去之意是以陳勝項籍因民之不服長呼起兵而山澤

後言秦隋之術

此至貴主論秦論意同

皆應由此觀之豈非其重失天下而防之大過之弊歟今夫
隋文之世其亦見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蓋自東晉
以來劉聰石勒苻堅姚興赫連之徒紛紛而起者不
可勝數至於元氏并吞滅取略已尺土而南方未服元氏自分
而為周齊周并齊而授之隋之文取梁滅陳而後天下為一
彼亦見天下之久不定也是以既得天下之衆而恐其失之亨
天下之樂而懼其不久立於萬民之上而常有憂防不安之心
以為舉世之人皆有囊者英雄割據之懷制為嚴法峻令以
杜天下之變謀臣舊將誅滅略盡而獨死於楊素之手及
於大故終於煬帝之陰天下大亂墜地而莫之救由此觀之則夫
隋之所以亡者無過於秦也悲夫古之聖人修德以來天下

應有大度

應人重物輕

天下之所為去就者莫不在我故其視失天下甚輕夫惟視失
天下甚輕是故其心舒緩而其為政也寬寬者生於無憂而
慘急者生於無聊耳昔當周之興太王避狄於岐邠之
人民扶老携幼而歸之岐山之下憂憂而不絕喪失其舊國
而卒以大興及觀秦隋唯不忍失之而至於亡然後知聖人
之為是寬緩不速之行者乃其所以深取天下者也
姜鳳何曰三千年間取天下最難唯秦与隋秦取天下於戰國之後隋
取天下於周齊之餘二氏見取之雖而守之愈急亦以速亡即其亡之速
亦未有如二氏者要歸於仁義之與此論可為有天下者之龜鑑

西戎論

同

戎狄之俗衣服大種而輕中國戎彊則臣狄彊則臣戎狄

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戎狄皆彊而後侵暴之患不至於中國蓋一彊而一弱中國之患也彼其弱者不敢攖戰爭之以爭附彊國之餘威以趨利於中國而後无所懼彊者并吞弱國之兵蕩然南下而無復反顧之憂然後乃敢專力於中國而不去此二者以勢相從而不可間是以中國之士常不解甲而息也昔者冒頓老上之盛惟西戎之無彊國也故匈奴之人得以盡力而苦吾中國使西戎有武力戰勝之君則中國之禍將分而不專何者彼畏西戎之乘其後也故北狄彊則中國不得不厚西戎之君而西戎之君亦將自託於中國然而西戎非有彊力自負之國則其勢亦將折而入於匈奴惟其國大而好勇其君之意欲區區自立於一隅而不畏小狄之衆而後中國可得而用也然天下之人皆以為北方有彊悍不屈之匈奴而又重之以西戎之大國則中國不勝其困此何其不思之甚也夫戎狄之人惟其愚陋而多怨是故可與共憂也惟其彊梗而好勝是故可以激而壯也使之自相攻擊而不能相下則其勢必去於中國中國因而收之而其不服者乃可圖也然天下之議又將以為戎狄之俗不喜自相攻鬬而喜擊中國之衆故其勢固不可得而合也愚亦以為不然夫西夷之所以喜攻中國者為夫吾兵之不能苦戰而錦繡金玉之所交會也今使吾兵精而食足擐甲胄爚爚吏士練習而不敢懈彼雖有壯騎無所施設則其利不在於攻中國堅坐而相守不出年每彼必無所掠虜將不忍而輒戎將反而求以相詔以為起兵之害彼兵交於匈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而怨結於中國則何以有固故中國舉而收之必將得其懽心然天下之心常畏其彊而笑或收之而使為北狄之用尚其不識戎狄之情也

嘗正北戎狄勢合則中國之患深此漢立四郡以斷匈奴之右臂也類須敦智戎狄交讙因收西戎以得其歡心共制戎狄之術趙當平棠論之矣然宋之西戎固元昊也構于遼南侵乎宋惡得而收之矣虜情之雜識也

君術策一

同

天下之重非宰相不可及行非諫官不可及言天下之人誰能必至於諫官宰臣者惟其少而學之長而歆行之終其身而不當其位不可以侵官而求及其意是故士大夫之間猶有不能自盡其才於天子者也今臣幸而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每一間歲天子常詔為制大臣使舉天下之士自登朝之吏而下至於山林之匹夫咸得竭其所懷以及天下之利害非天子出納耳目之官而得言以萬民之情偽非天子黜陟賞罰之臣而得以論百官之長短非天子武力將帥之士而得以議兵革之彊弱非天子錢穀大農之吏而得以權財用之多少蓋天下之人非必為宰相諫官而後可盡行而盡言者使之一旦得以詳數而悉說之此有以見天子之意所以待之者甚重而不輕也而臣何敢以無說而處於此臣常以為天下之事雖其甚大而難辨者天下必有能辨之人蓋當今之所謂大患者不過曰夷彊盛而兵革不振有姓凋敝而官吏不飭重賦厚斂而用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不足嚴法峻令而姦宄不止此四患者所以使天子坐不安席中
夜太息而不寢者也然臣皆以為不足憂何者天下必有能為天
子出力而為之者而臣之所憂在乎天下之所不能知之何者
也臣聞善治天下者必明於天下之情而後得御天下之術術
者所謂道也得其道而以智加焉是故謂之術古之聖人惟其
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万物皆可得而役其生皆可得
而制其死牛服於軛馬服於轅鷙鳥服於韝猛獸不可以有所触焉
不可以有所蹂鷙隼不可以有所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
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其所忌而授之以其術至於終身制於
人而不去且治天下何異於治馬也馬之性剛很而難制急之
則弊而不勝緩之則惰而不進王良造父為之先後而制其
遲速驅之有方而擊之有時則終日�damaged而不知此此術
之至也古之聖人驅天下之人而尽用之仁者使效其仁勇
者使效其勇智者使效其智力者使效其力天下之人雖雜
然皆列於前安得仁人君子而後任之且雖有天下之善人
與之處而不知其情御之而不中其病則雖有好善之心而
不獲好善之利何者彼不待為昔用也而況乎天下之英雄欲
收其功而不制其心哉昔者秦漢之際姦宄搖悍之人所
在而為寇高祖發於豐沛之間行而收之黥布彭越之徒
皆撫而納諸其中其所以制之者甚備也王帝子女牛羊大馬
以極其豪侈之心輕財好施敦厚長者以服其趦趄之懷傑
俠輕侮侵辱以折其彊很之氣其視天下之英雄不啻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匹夫獨于然其得其歡心而用其死力至於元成之世天下久於太平士大夫生於其間無復英雄難制之風天下之士皆書生好儒其才氣勇力無足畏者俛首下氣求為之用而不暇元成亦平亦欲得天下之賢才而用之然而不知其情不獲其術賢人君子辭遠引而去而小人佞巧縱橫放肆而制其事此其可憫也夫人之平居朋友之間僕妾之際莫不有術以制其交蓋非有深遠難見之事也欲其用命而見其所害欲其樂從而見其所利欲其喜而致其所悅欲其懼而致其所忌欲其開心見誠而示之以無所恐欲其守死不去而示之以無所往此天下之人皆能知之而至於治天下則不能用且此過矣天下為天子之尊無所事術也而不知天下之事惟其英雄而後能有大功而世之英雄常苦豪橫太過而難制由是觀之治天下愈不可以無術也

嘗正此此篇謂御天下須明于天下之情而御之以術夫術非不可用也然而人主用之亦豈得已哉

君術策 二 察情 同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于天下之情不先明于天下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下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為姦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蓋臣聞之人有好為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礼焉則以為歡進而不礼焉則雖過之而不食其祿力為廉恥之節以高天下者是

此意本韓非子

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
為厚利者見祿而就之以優其尊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食
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智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
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
而不少等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少
避之則事其私怒而不求成功書剛則無折之也書柔則無彊
之也彊之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
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取天下之英雄蓋臣聞之天下之
英雄其為心也甚深而甚為逆也甚微將嘗其家而形之於酒
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
其君也優游翺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

天下四股形容好雄心新曲人

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常然後徐
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其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
是也夫人既獲其權也則忍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
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
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相與爭
而不能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
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苟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
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
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請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
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
或有指天下之惡而歸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之將欲爲此舉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英雄劫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爲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爲古之人有爲之者驩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天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恥退縮而不敢進臣欲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卿而保衆小人之病以絕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唐荆川曰此文兼水叔子瞻妙處蓋孟子由文之至者

君術策三　　仝

天下之道可以理得而不可以名推其於天下不取其形而独取其意其道可以爲善而亦可以爲不善何者其道无常其道无常者不善之所從生也夫天下之人惟知不忍殺人之爲仁也是故不忍殺人以自取不仁之名惟知果於殺人之爲義也是故不敢不殺以自取不義之名是二名者其所以爲仁者有形而其所以爲義者有狀其進也有所執其規而其退也有所蹈其矩故其爲人也不失爲天下之善人而終不至於君子有所甚而不堪有所蔽而不見此其爲人豈鄉黨之全自人也今夫君子有所殺人以爲仁而有所不殺以爲義二不在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其進也无所據依而其退也無所底滯故其成也天下恃皆安之而其不成也將

使天下至於大乱是以天下患其難明而患其難就人臣以是戒
其君而人君者亦以自戒曰姑為無殺人以為仁而姑為果於殺
人以為義是其仁可以全身而其義可以免誇於天下斯足以
為無過也已矣孟子有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
有禮而謂吾君不能者謂之賊且夫為人臣而謂其君不曰必為
大人之仁義而曰姑為其易者以苟避天下之誇非恐其君
之不能之故歟蓋臣聞之聖人之道惟其不可以合逆而稱求者
其為道也甚深而難成而其成也亦不若小道之淺而無功所御
甚廣而所處甚約操之甚微而播之無極故孔子曰吾非多學而
識之吾一以貫之夫一者何也知天下萬物之理而制其所當處
是為一矣而能得吾一者甚難故夫天下之患之者亦不足怪
也吾之聖人已能知之則行之而無疑已不能知之則不敢以己之
私意而破天下之公義使已而好殺人則天下安可尽殺以成義
之名使已而不好殺人則天下安可尽無殺以成仁之形蓋必有大
臣救其已甚而補其不足使義不在於殺人而仁不在於不殺乎今
天下之治所不足者非仁也吏聞有以入人之罪抵重罰而未聞有
以失人之罪抵深法者民聞有以救殺其罪而未聞有以不義得
罪於法之外者此亦足以見天子之用心矣古者君臣之間和而
不同上有寬厚之君則下有守法之臣上有急切之君則下有推
恩之臣凡以交濟其所不足而彌縫其闕今也君臣之道上下如一
而無以相濟是以天下皆不寬緩急情而不能自振世豈左右之大
臣務以順從上意為悅而豈亦天子自信以為好仁之美而不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臣下之有所矯拂或于今之制易於行賞而重於用罰天下之以獄上者凡與死比則皆慼頓而不悅此其為意夫豈不善然天下之姦人無以深懲而切戒之者此無乃為仁而至於不仁歟臣愚以為輔君之善而補其不足此誠大臣之事苟天子自信以為善歟以一人之私好而破天下之公義則夫大臣者猶不可為也惟知天子之仁義而無務其迹以成匹夫之節使大臣得希於其間而救其所短此不亦近於天子之道歟

敕觀曰治獄結怨无以懲奸上有寬厚之主則下宣有守法之臣此正論也

君術策 四

全

古者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歡然相得而無間知無所不言言無所不盡開心平意表裏洞達終身而不見其隱當此之時天下之人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安神定氣以觀天下之政蕩然肆志有所欲為而上不見忌其所據者甚堅而無疑是以士大夫皆敢進而擅天下之大功至於後世君臣相疑皆有猜防之憂君不敢以其誠心致諸臣而臣亦不敢直己以行事二者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惴惴然而不能以自安而尚何暇及於天下之利害故天下之事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臣竊傷之而以為其弊在於防猜之太深而督責之太急夫古之聖人至嚴而有所至寬至易而有所至難使天下有所易信而有所不可則用之各當其處而不失節是以天下忘其嚴而樂其寬至於後世之君徒知天下之不可以寬也而用之其君臣之際使其公卿大臣終日憂懼不得安意肆志省尽

於其上而以為畏威徒知天下之不可其嚴也而用之其法律之事使其天下之官吏欺其長上得以苟完聚斂不畏天子之法而以為行惠蓋其所以用之之術甚悖而不順者至於如此夫天下之人上自有官而下至於庶民其為姦安可窮乎而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乎其中論其衆寡之勢則天下至衆而天子至寡論其智詐巧偽之術則天下之衆固必有過於天子者歟臨之以天子之威則彼有畏悖而不敢言多為之防防以御其變詐則彼之智特有以出於隱防之所不能及是以古之聖人推之以至誠而御之以無威容之以至寬而待之以至易以君子長者之心待天下之士而不防其為詐談笑議論無所及以開其歡心故天下士大夫欣然而入於其中有所愧恥而不忍為欺詐之行力行果斷而無憂懼不敢之意其所任用雖其兄弟朋友之親而不顧拘牽之名其所誅戮雖其仇怨睚眦之人而不卹報怨之嫌何者君臣相信之篤此所謂至嚴而有所至寬者也然至大吏縱橫放肆於法而無忌天下之所指目律令之所當取則雖天子有所不可輒釋使之一入而不可解而後天下知有所畏此所謂至易而有所至難者其事不同而相與為用夫是以至寬而天下無頑惰離逸之風至險而君臣無猜防逼迫之患夫惟能通其君臣之歡而公行其刑法之所禁而後可以及此也

姜鳳阿評人君御世之大術无逾此文

臣事策 一 重臣

公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

權臣之事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公而不參其中見其能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為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大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為者重臣之所切嫉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為權臣耶必將內恢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設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恢讌無所不順而安為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順而爭為之服心上受下順合而為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為不可以必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

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為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嬉怠情於其側爵祿賞罰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為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己得以施其輕重而不求以為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為而群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為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為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為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為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慄無平昔尊重之執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為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微苟取上意諱諱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

重臣者必輔人主開言路

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己以為有禮而不知其所以潛遺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為不孫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憂二者諸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來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奸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高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尚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為凡為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當其自心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為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令天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為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為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為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為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為丞相至召天子之佞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為怪而申屠嘉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敎觀曰此篇議論甚有益于人主又曰此篇說重臣權臣忠術殁之三者人主果能辨或以權臣為重臣以重臣為權臣則必害天下其論衛太子一段識見甚高未引重臣為証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此語可以破人主之疑

天下之患無常處也惟見天下之患而去之就其所安而從之則可久而無憂有淺丈夫見其生於東也而盡力於東以忘其西見其起於外也而銳意於外以忘其中是以禍生於無常而變起於不測莫能救也昔者西漢之禍當文景之世天下莫不以為必起於諸侯之大彊也然至武帝之時七國之餘日以漸衰天下坦然而顧以為無虞而憂患至於元成之間朝廷之彊臣實制其命而漢以不祀世祖顧宗既平天下以為世之所患莫不在乎朝廷之彊臣矣而東漢之亡禍乃起於宦官由此觀之則天下之患安在其所之哉人之將死也或病於大勞或病於飲酒天下之人見其死於此也而曰必無勞力與飲酒則是不亦拘而害事哉彼其死也必有以啓之是以勞力而能為災飲酒而能為病而天下之人豈必皆死於此昔唐季世之亂果何在也海內之兵各隸其將大者數十萬人而小者不下數萬撫循鞠養美衣豐食同其甘苦而煦煦好惠甚者養以為子而授之以其性故當是時軍旅之士各知其將而不識天子之惠君有所令不從而聽其將而將之所為雖有大姦不義而無所違拒故其亂也為臣擅命擁兵而不可制而于其不為亂也所攻而必克將所守而必固良將勁兵徧於天下其所摧敗破滅足以上快天子鬱之之心而外抗敵國竊發之難何者其好其將而樂為用命也然今世之人遂以其亂為戒而不收其功舉天下之兵數百萬人而不立善將之兵者無順心親愛之兵而士卒亦無附著而歆為之效命者故命將之日士卒不知其何人皆莫敢仰視其面夫莫敢仰視是禍之本也此其為禍非有旁

天下之患或在此而又在彼

此下敘唐季五代諸藩將擅兵之禍

暗指宋去兵權

有害亦有利

從驕起之秋緩則畏而怨之而有急則无不忍之意此三者用兵之深忌而當今之人蓋亦已知之矣然而不敢改者畏唐季

明

代之禍也而臣竊以為不然天下之事有此利也則必有此害天下之無全利是聖人之所不能知之何也而聖人之所能要在不究其利未究而變其方使其害未至而事已迁故能享天下之利而不受其害昔唐季代之法豈不大利於世惟其利已尽而不知變是以其害隨之而生故我太祖太宗以為不可以長久而改易其政以便一時之安為將者去其權而為兵者使不知將化此皆所以杜天下之私恩而破其私計其意以為迂

應前

主意

變五代豪將之風而非以為後世之可長用也故臣以為當今之勢不變其法無以求成功且夫邀天下之大利則必有所把天下之危敵享大利而顧其全安則事不可成而万人之弊在乎不欲有所搖撼而徒得天下之利不欲有所勞苦而遂致天下之安今夫欲人之成功必先捐兵以與人欲先捐兵以與人則先事於

主意

擇將擇將而得之苟誠知其患雖捐天下以與之而無憂而況數萬之兵哉昔唐之亂其為變者非其所命之將也而皆其盜賊之人所不得已而以為將者故夫將帥豈盡其為女要以無畏其擇之勞而遂以破天下之大利蓋天下之患夫豈必在此也

明

當正此篇立意謂禍宗釋諸將兵權蓋徵五代諸女臣擁兵爛亂之禍非誠得意而謂后世遂不可變也今宜擇將而重其權然后可責其成功蓋深識時務者南渡後竟行此策晚矣

臣事策 五

仝

臣聞天下之雄士可使用兵而不可使主兵天下之智士可使養而不可使養兵養兵者君子之事也故用兵之難而養兵為猶難何者士氣之難伏也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師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自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陳兵而遇敵三軍之士其心在自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也故兵在以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其上之人御之以勇而驅之以智則百萬之衆可以無疑憂者及夫天下既安三軍之士各反其室家美衣其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盡其怒而各求其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罔視四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

兵在以士氣遇敵猶易制

兵无古長養久則驕不可用

而彊使之與之出戰則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夫古者兵出於農其歌勤之猶難然當周之季諸侯之彊天下之民自起而操兵齊晉秦楚以其兵車徜徉天下萬里而後反而天下之民不敢言病至於後世平居無事常竭天下以養士卒一旦有急當得其力乃反傲睨邀賞不肯即去夫其平時衣食其上有難而起之而鬬死有事而役之而盡力此其勢宜若愈於三代之農夫矣而當今方病其不然此豈非其養之過歟臣觀天下之兵其數莫如京師之多而士卒之趦趄難制亦莫如京師之甚何者天子在位以仁御兵士不知戰而狃於賞令之稍怠則瞋目攘臂而言不遜此甚可惡也且京師宮闕林苑之所在而使不義之徒周環布列於其左右而尚何以為安臣聞養兵而兵驕安其

古今通意

責在將才今高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
什百之長其為苟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獨有三
太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
皆久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
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數
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僂僂
親問疾苦如異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嘗南
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以至以任安胡建之
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攄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
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振戾之
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

愚以為略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
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糾之能御以知于政也以為
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諸
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
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應卒
有兵不可以應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公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
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貨
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
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

不得其心恐脫
歡字

前意

此策可行之必漸

責在將于今京師之將所任者誰乎匹夫小人以次當遷而為之
什伍之長此其為名尚未離乎卒伍也而其上之所統猶有三
大尉推而上之則至於樞密使如此四大臣者非在什伍部曲之間
習久訓練之者也且夫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
也今使大臣獨制其上恩意不交而德澤不洽上下不相信特以數
相從而無以義附者則是未可以法治也使朝廷大臣而曲躬優優
親問疾苦如晉時出兵行陣之間此則其勢有所不給矣喜南
北軍有監軍御史有護軍諸校各有軍正丞是以任安胡建之
徒忠信守節之士得以出入軍中攫其歡心而後訓之以禮繩之以
法有以誅滅而士卒皆服如此而後兵可用也今奈何獨使振戾之
人自相臨御而天子獨以貪暴無知之匹夫為左右之衛哉臣

此策可行之必漸

愚以為略如漢制設為諸校使常處軍中既以撫之且漸誅戮
其豪橫而訓之知禮傳曰晉悼公知欒絆之能御以知子政也以為
戎御使訓諸御知義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以為戎右使訓諸
勇力之士時使故軍中之吏非其近之則不能得其歡心不得其
則雖有法而不能用有法不能用則士不可以勞苦而兵不可以進卒
有兵不可以進卒而有將不能以使衆此最天下之大患也

數語暗結前意

公

臣事策八

臣聞天下惟其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權者天下之所
為去就也利者天下之所為奔走也能是非可否者之謂權能貧
富貴賤者之謂利天子者收天下之權而自執之斂天下之利而
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人上自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之賤府史胥徒僮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犯深谷可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祿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家持其贏餘以匄貧鄰里之負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横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也臣聞天子者執天下之權而擅四海九州之利爵祿慶賞金玉錢幣此其富非特千金之利也予奪可否刑戮誅滅此其勢非特千金之權也古之人君得天下之權利而專之是故所為而成所欲而就謀臣猛將為之盡力有死而無二社稷之臣可使死宗廟郡縣之吏可使死封疆文吏可使死其職武吏可使死其兵天下之人其存心積慮皆以為當然是以冦至而不懼難生而無變方其平居無事之際天子衣食而養之以待天下之事故有事而死亦其勢然也然當今天下之人食天子之祿被天子之爵衣青紫佩印綬從吏卒縱橫赫奕者常徧天下一旦有急皆莫肯死者此甚可怪也往年蠻南之亂大吏據城擁兵賊至而莫敢擊逃遁奔竄伏於草莽之間以避兵革之禍至使蠻夷之人得以擅行於中原人民流離數千里幾為兵墟而無一死戰之吏國家每歲收天下之士士之發於饑寒取官而去者動以數百為輩六年之間考足而無過則又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幸而有超群拔類之才則公卿大臣又得薦之於天子而特寵貴之翺翔朝廷之間不出十年可以安坐談笑而為兩制此其為法尚何所負於天下而士大夫終莫肯奮而為之用何也夫明哲之君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以其法邀天下今天下之人反以其法邀之故邀在我則奔走者人也邀在人則奔走者我也今世之法夫豈不欲以邀人哉近官六七者求舉者五六人凡皆備具而無所過失然後為之改爵而增其祿秩夫豈誠足以邀人哉為法而不足以邀人則人將反以其法而相邀今之官吏考足而無過且有舉者則天子寧有以却之耶豈不得不從而予之矣如此則是天子之爵祿非天子之惠而天下之勢也士大夫以勢取爵祿是以舉皆不德其上凡今天子之權反而入於下而天子之利變而為輕取易得之物矣蓋臣聞天下有三弊有法亂之弊有法弊之弊法亂則使人紛紜而無所執法弊則使人牽制而不自得古之聖人法亂則以立法救之而法弊則受之以無法夫無法者非縱橫放肆之謂也上之人拔棄規矩而使天下無所執以邀其君是之謂無法今夫官吏之法其亦無有舉者與考而已使一二大臣得詳其才與不才舉者具而考足才者與之而不才者置之雖有考不足而舉者不具其可與者則亦與之也凡皆務與天下為所不可測使吏無所執其法以邀我收天子之權利而歸之於上如此則議者將以為譁然無法則大吏易以為姦臣間人惟不為姦也而後任以為大吏苟天下之廣而無一二大臣可信者則國非其國矣且自唐季以來世之設法者始皆務以防其大臣蓋唐之盛時其所以試天下之士與調天下之選人者皆無一定之法而惟有司之為聽夫是以下不得邀其上而上有以役其下臣故曰惟有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衆此不可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不課察也

崇正批宋室待士甚厚而士往往負其上當竊嘗之是策謂考舉之法若以為故事人臣終身取天子之爵祿而不德其上自今宜令二天臣詳擇其才否而遷置之無拘年考如此乃能收天子之權利歸之於上於乎非清忠公亮之大臣亦奚可耶

民政策　　仝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以求為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考弟忠信之美發於士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鬬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亩之民而皆爭為干戈旗鼓之事以肩爭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甚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能奮不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陽若之民故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害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為之而尚安知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從使

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孰所以奔走天下丁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焉其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廉而患難欲其忠義此誠天子之所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種其意今有人使之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酒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

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吏病剽掠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弟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尚誰知忠信孝弟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為者詩云無言不醻無德不報臣以為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開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為所為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歆復古者孝弟之科使州縣得以與公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弟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弟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效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以漸復此乃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與

當正批周秦所以使人之術同于使天下知利之所在今宜復古孝弟之科使州縣得以與公之進士同舉而並進使天下時獲孝弟忠信之利是亦周秦所以使人之術是篇之立意如此

老子論中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為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楊氏為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為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懽惟其孰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為兼愛為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為我不為兼愛而處乎兼愛為我之外此其意以為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為我則天下譏其為人而故無所適處而論之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為以是足以自完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

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氏
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惑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為我重
氏之兼愛此其為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為我者為兼愛之所說
而兼愛者為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爾
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孟子之聖人惟其得
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
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駁雜
而不可破也昔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
兼愛斷之以為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
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為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
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

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雪仲夷逸隱
居放言身中清棄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
可此老聃莊周之所以為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惑
之不可以為不深矣孟軻聞之聖人之道處於可不可之除而
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了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
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之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
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
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有御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
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為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
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有知其窮也夫其窮
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有之為易也故曰嘗無欲以觀其妙而

又曰常有欲以觀其竅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以之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為害則夫其情可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崇正批其詞抑揚反覆而不窮其意枝蔓而若困

一句斷

書洪範傳後

王安石

王安石曰古之學者雖問以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為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教為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間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入者口耳而已矣昔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設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為師則有講而無應為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思也以經之意為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而不足善其心況其有不善乎況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昭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忠意而言為傳注者汩之以至於今冥之也於是為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敝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歌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復後焉則吾將孰待而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耶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而
子則天下固以為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
孟子者不如是不定與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
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為此嘵嘵哉其亦不得已焉
者也

崇正批濫儒傳注亦有功于学者即傳注而求諸心可也泥焉則耳
矣荊公所為不取也今時制舉傳注以泥矣亦有馳騁新奇於傳注之外
者果皆求諸心乎浮誕耳故憂也者復欲正之雖然荊公有信課于經学
而率以新法禍天下又何歟

禮論

同

天人二字甚當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偽而起性是以知其不
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
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為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
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
其偽以尋禮與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為起偽則是不知
天之過也然彼亦有云而見爾凡為禮者意誌其放傲之心逆其
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
墾跽曲奉以見其恭也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之
惡己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為之於外
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為之器服焉而為之駕非
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仞直之以繩圜之以規而方之
以矩束縛脅誘之而後器適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

荀子之意人也

天人二字甚當

以鞭策之威馳驟馳疾無得自放而聽於人而後焉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勸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為器捨焉而不為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為之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此荀卿之所以為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失禁而走耳雖威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乎此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偽耶則猩猩亦可使為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為之者與天下之物若蓋未之見也

常正批荀子以性為惡以禮為偽皆有見于在人者而未原其在天者矣之賦人以性豈有惡哉禮性之流行豈有偽哉是篇內云禮始于天而成于人又云荀子不知天之過得其意矣其文精練到處亦似荀子

公

桂州新城記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天城郭之不設久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以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為任其罪者不擢守吏故特推恩寬宥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為能者付之經畫而今尚書六部侍郎公靖堂廣西為冠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方六里其木甓庀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

之至二十餘萬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有不給者焉以至
和元年八月始事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孟
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故
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于是時中國非無
城郭也卒於陵夷毀墮隔臧而不拯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
非所以恃而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修也
又當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蔑之無其人有其人而治之無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
聞也故文王之興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皇甫
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共二臣之德協

于其君於爲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情
情之勞而發赫赫之名策之以器器之勤而續明明之功卒
所以攘戎夷而中國以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
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
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有南仲皇甫
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刻之城
隅而以告後之人焉至和二年九月丙辰群牧判官太常博士
王某記

崇正批言築城而本於五倫是大議論從來无人發說此非可以迂儒
曲士論也

法原

李清臣

法者何也聖人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其原出於道德禮義而其用散於號令賞罰凡有天下之君未嘗有無法而久者也昏也嘗有無法之君矣奈何乎人之多欲而趨亂也如婦市人之多欲而無法以齊之故有辯者攘臂定亂勇者苦怯者而奪其資智者紿愚者而愚其有聲色耳目之奉紛紛籍籍其去禽獸者間不容一毫故聖人為之法使天下強弱小大貴賤遠近莫敢不一於法焉由法者安不由法者危由法者得其所欲而生不由法者失其所欲而死如是故法立法立而天下之心定天下之心定而治道畢矣法為貴君位次之法壞則民亡民亡則君如之何其尊且安也故人主尊法慢法之不立也故以身先之慢天下之慢法而法壞也故一舉事而不敢

取予以法

忘法賞罰以法號令以法發置以法殺生以法動靜以法視法如神物而不敢侮如天墜地設不敢輙破壞改易也不以一事害而損法不以一時苟利而增法使天下無有不由法而自為者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議士不得非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怒可寧而法不可離骨肉刑親愛可減而法不可屈也故雖成王之叔不得流言而亂政富祖之父不得屈君臣之儀文帝元帝之子不得越王門絶蹕武之姊不得保臧獲奸使吏民愛若孝王嬖若韓鄭功若陳湯馮奉世義若郭解不免於有司之議而天下不敢私恐其開亂法之原而後世以為比也故明王之法左者不為右右者不為左上不奪下職下不侵上事為廷尉者不以才有餘而道禮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樂為大常者不以官僚寡事而言刑法士者不為工商賈人不為士也今夫大匠之起巨室彈畫一定木之曲直中大長短必皆就吾繩墨規矩焉其參差不齊齟齬不合則斤削燔括而已矣若毀吾彈畫而從木之情則工勞而事拙紛擾而不可理矣故聖主立法賢主守法立法者使法必出於道德禮義而後布之天下以為法守法者使賞罰必出於法而後為賞罰號令法不出於道德禮義者弊法也弊法者非法者未久而遷賞罰號令不出於法者弊政也弊政者非政非政者壞而天下不從故法一則威法二則疑法固則君尊法挠則君削法行則要而治多法不行則煩慢而無功今夫人之寡居深居之中傳盈尺之紙而風塵遷行殺生奏當人於千里之外捉癯夫羸老僮勝衣冠之人付之寸印而坐諸帷幄進退萬夫若手蹴然童子擾奥室群鷗海之珍怪處女嬰珠玉而立乎衢塗烏獲矣目而不敢動以法在也故天下視法如繩墨守法如疆界強者以事縮弱者以安全至哉法乎人君之衛天下所恃而生也隨主則不然不能以法制勝私欲不知已亦待法而後安故從欲而慢法其意若曰法者我之所自出也何有於法哉睡乎所愛則罪勞而封爵有罪而不誅或利害僅如毛芥而輒變大法名分不立百戰相侵日蹙月易人不知所循下皆知法之易挠而可踰也則陳庸譎詭者舞其私意以動法俾諛便辟者倚上之恩以貨法悖暴僭健者奮其乱力以干法如是故法亡法亡而民亡民亡而國亡矣如藩籬然臧獲者起瘕穿穴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主人弗禁安能使盜之不窺而保其室中之所有也如封界障隧然其羊童牛牧已嘗有蹊之徑之逕矣安能制衆人之不來而全其果蓏稼穡也或曰法之說無乃膠固滯事而失於圓通拘物之道歟曰不然法者天下之公也千世之宇宙大道也通者人臣之私也一時之偷便也短術也法同而道異者吏不能擊法也吏之罪也法不可輕立而不可屢變也立法之志若禹湯文武漢祖唐宗者也議法之臣必若皋陶伊尹周召萧張房杜者也況錯且尚弗克況庸人乎臣切觀今之世朝廷或弛祖宗之法群下或慢朝廷之法大臣或率胸臆而輕法庸或作衆辯而侮法為牧伯者或擊斬於法外以為能臣恐綱紀度緣是亂法緣是而亡故作法原

樓迂齋曰警策語易陳言以僅特句發新意所謂化腐為神奇者也　敕齋曰法原勢原二篇特甚益於舉業故取之

勢原

同

君之所以安危國之所以存亡治亂今之所以行不行勢也舊知勢不能為創業之君不知勢之可畏而失其所以審度將順不可以為持成之君經治之臣故善用國者勢而已矣理勢循則行忤則變動則隙止則平輕能重緩能速故物有至小而力不可勝既事有至易而功不可勝原發如毫芒針端而巨若丘阜木在把拱而遠陰翳髮者勢也如弩之運也如事之勢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衡以一權而擊數倍之重也水之注於卑澤也原火之燎於風中也其之奮寡而走衆也人之乘高而制

警丁物勢

下也勢也豈惟萬物爲然今夫一人而勝天下之大制天下
之衆萬聽天下之靈諦焉有餘非勢而何如也故明者用勢闇
者用於勢明者操至要之處持其關紐制其樞機動靜在
我開闔在我弛張在我一教一令一賞一罰必輔之以形勢
故教之而行者易令之而從者速賞一而千万人勸罰一
而千万人懼仁少而悅者多義近而服者遠無他理勢爲之也
教令賞罰仁義而無形勢之輔必旦人人而治之矣人人而
治之教之行也必艱令之出也必煩天下之善有餘而賞不
足天下之惡有餘而罰不足天下之民無窮而仁義不足無
他理勢不先也夫千世之君可僕指而數之矣或善或惡或
仁或義其間差不能銖寸而功名輒相倍蓰禍福輒相百萬者

無他形勢之異使然也成湯祝網而歸者三十六國文王葬
枯骨而天下三分有其二千世之君德有大於此者矣而湯
文用此收天下之助其從民情而集天下之勢也方形勢之在
猶紂夏臺之囚羑里之獄如拘匹夫及善惡之異也形勢
之變而遷也如林之師而莫敢射軍中之大主故天下之勢
安則動難動則安難當其安也垂紳端委深拱於堂奧之間
之內而高論治古之上尊明如天日閑隱如震霆鴨如雨露
肅如風霜指顧叱咤而天下莫不趨走鞭笞海外之蠻夷
若制童妾雖有刑項之魁雄曹焉之英策必且老死氏籍
而不敢倡及乎昏懦爲之也帝先王之位傳先王之民朝有
遺臣故老事有綱目勢度先王之譯未涸天下之勢未運

自視其安也以為無有危事也任一喜怒從一嗜欲矣而患
未切已也以為可為而無傷也習知天下之尊服已也以為人
終莫敢慢路焉之匈融面兎之毛也鈌頓剛紐嬉弄樞機動
靜不以時開闔不以法張弛不以節淫樂在宮中而怨毒滿天下害
易在一朝而禍患遺千日民心之他屬也君柄之旁落也勢
之翻然而離也雖欲安之不可能也竊譬之山之高厚也丈夫
之不能墮壞也朽壤生乎中常危震乎上及其傾也人力不能
枝柱而維持也非天事也勢也故前聖割業起今之利變昔
之害所以治天下之具甚備憂天下之慮甚深綏民心而久
天下之勢堅完固密為不可拔及其久未嘗無罅缺敗漏也
然而其剥也亦有漸矣在後聖時節其勢而繕之耳決則約

之危則平之擾則靜之微則養之弱則扶之為則縱之緩則
持之塞則通之使萬事之理有物之節皆不至於窮極而
大變則勢久而長無危亡之形矣故勢之在我也我蓄積之
固執之審則不弗便則居故勢為我使而天下莫能逆也若
一失其要則橫奔悍於外不可復之雖有天下一旦驅擠排壓
而仆矣故曰如方之運也如軍之馳也如弓之圓也如矢之激也如
一權而萬數倍之重也如水之注於平澤也如原火之燔於風
中也如兵之奮憂而走衆也如人之乘高而制下也其動不可不
謹也人主知勢則處治如將亂處存如將亡處安如將危而亂與
危亡亦旦不至臣故作勢原

敕魏曰通書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勢重宜識而亟反之意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遠矣此篇言勢安則動難勢動則安難其意亦歸重于人主自持其
勢可謂要論至於中間學捷遠引曲尺事情尤可為華業之法

跋

偉哉古今孝感之所致雙鯉躍烏冬筍出烏凡物之
至烏必有致之誠意之所寓何物不然邪古文崇正
抄一卷本藩儒宗老牛安積先生之所手抄也今茲
春楓軒小宮山先生偶獲諸江戸湯島書肆中就
聞諸先生乃祖桂軒先生蚤以文章著老牛先
生每稱其才號曰宮詞宗遂相友善是以其平昔相
共所贈答唱和之詩文筆札極多矣乃韜匱以藏者
百有餘年顧其朋心金蘭之契講習輔養之狀亦可
以想視也則其交情臭味亦將與斯文傳不朽楓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軒先生篤孝純至崇奉甚謹惜哉　先生及宰紅葉
罹回祿之災詩文筆札靡有孑遺嗚呼　先生之遺
憾豈可舉言哉如此書初不知在何人許避火出水
而能保其全一旦逢　先生之遇而遂為其珍襲詩
云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先生雖亡千百於前而收
十一於後乃得藏以傳後則亦足以償前日之遺憾
先生以狀命就跋其末就逡巡不敢當然誼不可以
辭書之以復其命云
文化壬申秋九月　飯村就謹識

830
105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古文崇正抄』 請求記号 寄別6-4-3-4

ガラス使用